

CONG WEN HUA JIAO DU KAO CHA

陈忠实论

从文化角度考察

畅广元 著



一只雪白的神鹿，柔若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疫病廓清，毒虫灭绝，万家乐康，那是怎样美妙的太平盛世！这样的白鹿一旦在人刚能解知人言的时候进入心间，便永远也无法忘记。



学出版社

I207.42
8

陈忠实

从文化角度考察

畅广元 著



一只雪白的鹤，柔若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下，开闢的原野上恣意嬉戏。所过之处，万木繁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疫病廓清，毒虫灭绝，家乐康，那是怎样美妙的太平盛世！这样的白鹿，鸟在人刚能解知人言的时候进入心间，便永远也无法忘记。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忠实论——从文化角度考察/畅广元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6

ISBN 7-02-004114-0

I. 陈… II. 畅… III. 陈忠实-小说-文学研究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1505 号

责任编辑:李建军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周小滨

陈忠实论——从文化角度考察

Cheng Zhong Shi Lun Cong Wen Hua Jiao Du Kao Cha

畅广元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燕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ISBN 7-02-004114-0/B·260

定价 16.00 元

透析陈忠实的文化审美世界(序一)

肖云儒

在《陈忠实论——从文化角度考察》这部新著里,畅广元教授以别一种眼光、别一种说法来解读一位为人熟知的作家和一部为人熟知的作品,使之成为研究评论陈忠实和《白鹿原》众多专著和文章中别有新意和深意的一种。他所运用的文学文化学理论坐标和观照体系,在近年西学东渐的各种现代人文学科中,我以为是属于最能融会东方和西方文化精神、衔接传统和前卫文艺观的一种,也最切合研究对象陈忠实作为文化存在的实际情况。理论视角和阐释方法的新颖、深刻,以及和研究对象的内在契合,使我有这样的感觉:这本书从一个新的切口,真正打开了陈忠实,打开了《白鹿原》。它贴切而有创造性地描摹出了溶解于作品深处的那道文化风景,开掘出了潜藏于作者心灵的那个意识世界,把陈忠实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

这部著作理论准备充分而扎实。畅广元多年在高校教授文艺理论、带研究生,近二十年来,主撰主编了十余部有分量的著作。从与眼下这部新著的内在关系来看,他此前的著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对文艺学基础理论的学科化梳理和翻新,如《主体论文艺学》《文艺学导论》《当代文艺学新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一类是对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介绍引进和中西文学文化理论的融会整合,如《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诗创

作心理学——司空图〈诗品〉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还有一类是对文学心理学和文学文化学的建构,如《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文学文化学》《文艺学的人文视界》和《神秘黑箱的窥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李天芳创造心理研究》等。这些著作当然不是专为这部新著的写作做准备的,但它们给作者奠定了写这部书所需要的各方面理论基础和学术视界。尤其是第三类,即对文学心理学和文学文化学研究的著作,几乎可以说为这部新著提供了直接的理论营养,甚至触发了此书写作的原动机——他必然也必须将自己对文学文化学的研究坐实到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典型样态上来。陈忠实作为他多年的朋友,这位作家在当代文学中的成就,他的创作历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全部意义,他代表作品中含纳的丰厚文学文化学矿藏,等等等等,终于成为畅广元的理论猎物和研究对象,简直无可逃逸。正是这样,这部书不但有比较密集的理论信息量,显示出切实的理论功底,而且初步形成了一种沉著正大的学术品格。

陈忠实和畅广元,也包括我们这个年龄层的陕西评论界的朋友,相识大约三十年上下了。正像许多人谈到的,陕西作家和评论家一直相知甚笃。作为文化的艺术的批评,批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一种矛盾冲突中的辩证统一,要把握好度并不容易。交往过多,熟悉会钝化感觉,友谊会软化犀利;不了解不熟悉,特别是没有一点感性的接触,又容易隔靴搔痒、找不到感觉或感觉错位。文学批评不是纯然的理论演绎,它需要批评主体和批评客体一定程度上的生命感应、情绪融通和感觉置换。在我们这一茬文化批评人中,畅广元对这个度是把握得比较好的。他既看重和作家的友谊,又铁面无私敢对作品说真话。由于在理,兼有思辨锋芒和学术魅力,大家都爱听。在批评中相知,这就叫诤友吧。我因此常常生出几分敬重。

但要对陈忠实做文化视界上的深入研究,通常的交往是不够的,这次,在熟悉资料的基础上,他又登门造访西安东郊白鹿原下陈氏的村居,与作家竟日畅谈而不知西天之既昏。广揽素材,深研内蕴,积淀平时的印象,再以目的性的交谈校正、强化、提升感觉,我想,这就是作者能够打开陈忠实和《白鹿原》的缘故,也是作者的分析能够准确贴切而细密丰腴的缘故。对于当前文学批评界好发虚论、好务玄学的风气,这部专著是一种沉默的反拨。

广元比我年长一点,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却远比我新锐,洋溢着一股青春气息。人年龄大了,岁月挥洒于生命的尘埃,经验加于认知的覆盖,以及难于超越的思维习惯和心理定势,常常消减着对新鲜生活信息和新鲜理论信息追索的兴趣。广元却永葆着一种对事物作新向度探究的热情,而且总能将这种热情升华为学理的执著和致思的锐利,对一位学者来说,这就是最可贵的创新品质了。

读到书中关于文学文化批评基本坐标的论述,关于陈忠实小说展示的十种人格意义世界及其对当代农村文化精神深刻变化展示的分析;读到关于长篇小说《白鹿原》所展示的文化精神、文化视界、文化认知控制的阐释,关于陈忠实文学文本创造的十种人的感情类型的归纳;读到对白鹿原文化圈和白嘉轩文化圈四条张力线的归纳,对黑娃、田小娥局限的剖视;特别是读到关于陈忠实精神“剥离”的理论描述,都让我享受到一种理性的美丽,也催发了我思考的兴味。这时脑际常常会浮现他言谈中的种种风采,那是个每茎白发都喷薄着思索、浑身上下无不形而上的可爱的倔老头儿,也就会真诚地想起那句常用的恭维之词:真是宝刀不老。

一路读下来,也感到第一章对作家文本十种人格和第三章

对作家文本十二种人感情类型的归纳,有的没有完全按一个逻辑起点或本质属性分类,有的没有完全从文化或学理的层面梳理,稍稍显出了一点牵强。除了现在这三章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文学文化批评视野中的陈忠实,也不是不可以再拓展一点,譬如分析一下作家艺术手段深处的文化意义,从奇美、壮美话语世界中剖视创作主体在特定文化场中的艺术敏感资质,以及他用文本重建审美世界的能力。

最引发兴趣的话题是第三章的第一部分,即“陈忠实的精神剥离过程所呈现的文化意义”。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全局看,这也是最具实践理性意义的一个问题。可以说,它概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当代作家共同经历过、还正在经历的艺术美学精神的历史性过程。现在,广元以一位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为典型样态,鞭辟入里而又丰腴鲜活地剖析出来,那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陈忠实文学精神的剥离过程,给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作家最重要的启示是,一旦从困扰我们多年的粗陋理性中剥离出来,而和艺术家个体生命感受融通,并向历史长河、人文世界的深处沉落,转化为真正的人文理性的话,现实主义作家、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原则将会焕发出多么丰富的潜能。对陈忠实这一个个我的分析,就这样深入到中国现代文学转型蜕变的腠理之中去了。

中国文化的致思方式,以直观内省为主导,往往流于模糊表象的感悟,难于形成总体性的直觉思维。到了近代,西方理性主义渗入,对于改造传统直觉思维当然具有历史意义,但由于沉淀时间短,远未熔铸一体、整合为民族生活和艺术实践中成熟的新思维,倒是将二者挂靠、对接起来的居多。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粗陋理性难于避免。

现实主义原则受到粗陋理性的侵蚀,作家眼中的人生世相便容易单层面简化,比如只看见被简单化了的政治社会层面,而缺乏丰富性和复杂度;人性感情容易单向度陋化,比如只有社会性和阶级感情、群体感情,而缺乏个体人在各个层面上独有的欲望、痛苦和激情;作品的时空结构也容易囿于机械的真实,硬性将人的内部外部世界和通用的时空理性对位,而扼杀了作家重建主观时空或心理时空的创造天地。粗陋理性对创作的戕害便这样导致作家、从而也导致广大读者对人和人类生存粗浅简陋的领会,它障碍的不止是文学感知的深度,更是社会认识总体水平提升。

粗陋理性对陈忠实这个年龄作家的影响,不但是难免的,几乎是深入骨髓的。进入新时期,这一代作家能否跃上一个新境界,又能够取得多大的艺术成就,和他们能否从粗陋理性中剥离、剥离到什么程度,成正比例。“剥离”一时成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景观。陈忠实没有争着跻身于最早的弄潮儿之中。有段时期他陷入苦闷,还不停在写着,同时在观望,在阅读,在比较,在自省,在思考,踩着石头过河般小心迈着步。最与众不同的是,他避开了纯然在新思潮的喧闹中实行剥离转型的流行路子,而带着新思潮的影响回到了家乡,蜗居于化育了自己生命的精神土地之中,在思潮和生活的交媾中,默默地、艰难地从茧子里挣脱出来。这正是陈忠实剥离转型切实和深刻之处,也是他能以一部《白鹿原》在剥离转型潮中后来居上的原因。

剥离也是改造,也是转移,也是更新,也是整合建构。陈忠实在剥离过程中致力于恢复和建构的是个体的生命、艺术敏感力。使自己的个体敏感性逐步摆脱粗陋理性的普遍性而进入只属于个人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独特世界。艺术家的个体敏感性不排斥理性,作为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它无疑会导向对世

界的洞察和理解,不但不可避免会与时代理性汇合,而且还需要借助科学的而不是粗陋的理性的指导。只是这种指导不能是外加的、拼贴的、印证的,而是如盐溶水、如糖酿蜜般溶在作家的敏感力中。这种生命和艺术的敏感力如康定斯基所说,是无言的洞察力,不可名状的直觉,基本的感性,以及所有组成“精神生活”的那些东西,是艺术家的“内在需要”。它具有强大的转化力量,能够不断将客体信息转化为主体的艺术生命感觉,对主体进行自营养。它使一个作家具具有进入对象世界的直觉力,拓展内在精神的内省力,穿透存在的洞察力。

当我们思考这一切时,也就不止是在思考陈忠实,已经在思考一个时代的作家和一个时代的文学了。

2002年6月29日,星期天,西安不散居

建构与操练(序二)

李 星

畅广元教授是我在陕西文学批评界的一位老朋友,同时也是一位我素所敬重的兄长。他丰富的学养,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常常是直言不讳、一针见血的批评风格,使我在为人、为学方面都获益匪浅。最令我钦敬和心向往之的则是他的勤奋和好学:“朝闻道,夕死可矣”般地如饥似渴地阅读,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述而有作。经常有这样的先生,在成名以前的年轻阶段,他是努力的,但一旦功成名就,他就不再关注外界新的学科信息,不再有创造性的著述热情,早早将自己封闭起来,多少年如一日地说着一样的老话,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学术生命。而畅广元教授却以罕有的开放姿态和进取精神在跨过耳顺之年以后,2000年与李西建合作出版了四十万字的专著《文学文化学》,2001年出版了论文集《文艺学的人文视界》,现在一部二十万字的批评专著《陈忠实论》又告杀青,直令一向自认为还不懒惰的笔者汗颜。

《陈忠实论》,是具有很大理论创新意义的专著《文学文化学》的后续之作,是以《文学文化学》一书的理论宣扬为滥觞,所建造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它是文学批评方法论,又是它在陈忠实及其创作研究中的一次实践。我一直以为,二十世纪80年代的文化批评之作为一种方法进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视野,是一个对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它突破

了以往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单一的历史美学和社会学—阶级斗争的理论束缚,极大地开拓了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视野,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纵向方面对民族精神传统的开掘,在横向方面与世界和人类文学的接轨,也空前地丰富了文学介入现实、表现时代的方法和途径。文化学和文化理论,仅仅是作为一种独特的视野和方法介入传统文学理论,并作为一种补充而存在的,缺乏本体论的理论模式和理论建构。畅广元和他的同事李西建教授的《文学文化学》“强调当代文学理论形态的建设应具有突出的文化观念和人文视点,提供文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并坚持从整体的文化观点和视野出发,建立和逐步完善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理论形态。”^① 在该书的第三部分,他们就组织撰写了一些对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进行文化阐释的文章。然而,因为这些文章并不是系统的文学文化学批评的产物,所以虽然可以用来说明文学活动的文化价值和进行文化阐释的可能,却没有建构起一种文学文化学的方法模式。这可能就是以理论建构为其所长的畅广元教授产生以陈忠实为分析对象,写作《陈忠实论》一书的原因。从理论建构到与其相关的批评模式的建立,这说明畅广元教授理论探索的执著和彻底。

不只是一般地将文化学、文化分析方法、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批评的前提和拓展了的批评视野,而是在更为广阔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建构背景下,建构一种规范的文学文化学理论模型和批评范式,是畅广元教授在本书中首先的着眼点。在这里,他关于文学活动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建构活动”,文学文本“作为一种特殊的创造物,总是以不同的形态体现着、建构着一种文化精神”的论述,是目前我所见到的最为本质的对于文学文化创造特

^① 畅广元、李西建主编:《文学文化学》,第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性的概括。而它的最深刻的根源,却是人的与生俱来的文化属性,“把人当做特定的文化存在来看”。“所谓文化的存在,是指人按照自己确定的意义世界所认可的价值目标来生存,其生存的社会功能集中体现在文化的层面上。”而这个“更内在的东西,其实是一种强烈的欲望,它可以概括为一个恒久的待回答(阐释)的命题:怎样才能使自己生存得好、好上加好、不断优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人确立其生存方式和人生价值追求的根本依据。”正是在人与文化、人与社会、文学与人的基本逻辑建构和理论生发中,他既将作为个体精神文化创造的具体文学文本推到它普遍的本质,又将这最高的本质还原到具体的作家作品以及每个个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在新的层次上,与“文学与入学”的大命题相呼应。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指出文学文化学批评反思既有文化,提供新的生存价值,为优化每个人的意义世界提供新的精神资源的基本功能和方法,又把文学文化批评方法的视域锁定在“考察文学文本所蕴涵的文化精神及其与社会文化精神的关系”上,就是一种既有理论建构又有可操作的模式的新的批评方法了。

对陈忠实及其小说文本进行文学文化学的批评操练,对于畅广元教授来说,是一种理论冒险。因为至今为止,对于陈忠实及其创作的研究已经有数百万字发表,光专著就有五、六种之多,这里不乏对陈忠实及《白鹿原》从文化学角度的许多颇为精到的发现和阐释,在此背景下,畅广元教授究竟能有多少发现,就不仅关系到畅广元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形象,也关乎到文学文化学批评这种新的理论批评模式的价值和意义了。

畅广元教授对《白鹿原》的批评,首先自然集中在对白嘉轩、鹿子霖、黑娃、白孝文等人物行为的文化学分析上,他不是如社会学方法的对人物进行社会、阶级的定位,也不是如历史美学方

法的论述他们的性格及其典型性,也不是对他们进行单纯的心理分析,而是将他们的全部行为锁定在“个人社会文化圈”及其“意义世界”的自我定义这两个基本命题中,揭示“个人社会文化圈”的斗争、裂变、此涨彼落、此消彼长,乃至崩溃;“意义世界”的变化,提升或者下降、堕落,高贵或者卑贱。指出《白鹿原》文化视界关注的轴线,“是人与人在不同层面交往中所呈现的多维文化价值较量的趋向和其所引发的结果”。“它将会对当代人的世俗眼界、社会视觉产生有力的校正作用,把人们的关注点、感受点从追求片面的物欲实现,转移、聚焦在人的文化品性的优化与高尚价值的践行上”。这是对《白鹿原》一书白、鹿两姓斗争主线文化本质的最为独到的概括,也是对该书社会文化意义的空前发现。除此之外,畅广元教授对《白鹿原》中两性关系的读解,对其所展示的“文化认知控制”体系的阐释,对陈忠实精神“剥离”的文化意义和其文本的文化审美价值的论述,都有许多独到之处,并能给作家、研究者以多方面的启示。例如,他将作家的审美活动分为文化审美与文艺审美,并对文化审美参与文本创造的主动性的论述就颇具新意:指出“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创造活动的文学创作,必须具有饱满着感情体验的理性的文化发掘意识”,此之谓文化审美对艺术审美的参与;文化审美“针对文艺审美主体易生时过境迁、依然故我的现象,强调主体‘自我文化审美生命’的价值积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审美生命,它虽然从属于主体生命,是其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是主体精神生命的核心性因素。一个人的文化审美生命一旦形成,必然经过美感过程积累下关于人的生命的诸多体验。这些体验会在一定量的基础上,转化成一种心理内驱力,促使主体根据体验所得的成果来对自我生命价值进行评估”;如针对世俗的赏玩心理,强调文化阐释;针对简单的人生境遇,进行人格辨析;针对单

纯的艺术价值评价,进行文化价值评价等等。这虽然是由陈忠实《白鹿原》创作中所归纳的具体的创作心理机制之一部分,但却有着普遍的意义。就我所熟悉的许多小说文本来讲,它们所缺乏的不正是文化审美意识的积累和参与吗?笔者也写过一篇关于陈忠实文学观念“剥离”和蜕变的文章,叫《〈白鹿原〉的诞生》,也曾沾沾自喜于其中的发现,但相较于畅广元所阐发的陈忠实文化精神“剥离”的博大与深刻,我就觉得自己的见识有些皮相。从中也可看出批评视野、批评方法的决定性的作用。

《陈忠实论》总体上来说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方法论专著,也是一部深刻独特的作家作品论,但它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它的缺点主要是:以文学文化批评方法来论陈忠实早期中短篇小说,在有新的发现的同时,其遮蔽也非常明显。这主要是对依社会历史美学批评显而易见的文本思想上艺术上的缺陷,未所论及,造成了二、三流作品,一流评价的误区。这究竟是文学文化批评方法本身所造成的遮蔽,还是论者自身应用中的失误?答案明显的是后者,因为著者在书中已涉及到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陈忠实与“农民世界的心理距离较小,甚至囿于某种偏爱,把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某种道德观点和人际间的特定和谐,看得过重”的思想缺陷,但却并没有结合文本,展开分析,反倒书中另一处对它给予辩护,说:“在陈忠实笔下流露出来的某种对农民的偏爱,对农民的某种小生产意识的‘误写’,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关于作家创作中的文化姿态、感情倾向,亦即马恩经典作家所指出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这些年也多有论者论及,我倾向于这种看法,即作家内在的情感和理智的矛盾、历史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矛盾;是丰富着作品的生命内涵,加深着作品的内在审美张力,而不是相反,陈忠实《白鹿原》的内在生命力可能也正在这里。因此就连

托尔斯泰的“地主立场”，巴尔扎克的保守的“贵族同情”都是可以理解的，何况陈忠实对同属劳动者的“偏爱”。但问题是，作为一个文化批评者，对此要有所讨论、有所剖析。在《陈忠实论》的最后，畅广元教授在将陈忠实定位于人民作家之后指出：“人民作家必须从理想化的高度，对其进行理直气壮的文化解剖和批判。这就需要作为后者，超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态，即从社会的中心地位移出，从边缘位置和既存的现实保持必要的心理距离”。“需要有勇气拒绝离开边缘的诱惑，这就必须铸造自己的独立精神”。这些话是很深刻的，相对于陈忠实今天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应该是有感而发的，有着现实的针对性。不过如此的见识与建议，如果让笔者来说，可能要说得更直露一些。“响鼓不要重锤敲”，“响鼓也要重锤敲”是两种批评的方法，畅教授可能取法于前者，意思完全能被理解，至于表述，个人有个人的习惯，这里就不必强求了。

2002年5月草

目 录

透析陈忠实的文化审美世界(序一)	肖云儒(1)
建构与操练(序二)	李 星(7)

第一章 魂系沃土香益烈:陈忠实中短篇小说

所展示的人的意义世界	(1)
一 十种人格的意义世界	(3)
(一)奋进者的人格砺炼	(4)
(二)廉洁者的人格自律	(19)
(三)负重者的人格信念	(24)
(四)忏悔者的人格净化	(33)
(五)困惑者的人格失范	(35)
(六)顺从者的人格平庸	(43)
(七)狡黠者的人格诡谲	(46)
(八)畸形者的人格病变	(52)
(九)霸道者的人格暴戾	(60)
(十)复仇者的人格凶毒	(67)
二 十种人格的意义世界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 当代中国农村文化精神的深刻变化	(70)

第二章 寄语情锺白鹿人:陈忠实长篇小说

《白鹿原》的文化意义	(80)
一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白鹿原》	(80)
二 《白鹿原》的文化意蕴	(85)
(一)《白鹿原》所展示的基本文化精神	(86)
(二)《白鹿原》所展示的文化视界	(132)
(三)《白鹿原》所展示的文化认知控制	(141)

第三章 独开水道也风流:陈忠实精神“剥离”的

文化意义和其文本的文化审美价值	(148)
一 陈忠实的精神“剥离”过程所呈现的文化意义	(148)
(一)努力做一位人民作家	(148)
(二)剥离:不要停止前进的脚步	(158)
二 陈忠实的文学文本所呈现出的文化审美价值	(179)
(一)陈忠实所理解的文学创作	(179)
(二)陈忠实的文学文本所创造的人的感情类型	(183)
1. 唤醒良知	(183)
2. 揭露邪恶	(188)
3. 深思绝望	(192)
4. 感受心死	(195)
5. 品味忏悔	(198)
6. 理解抗争	(201)
7. 学会宽容	(203)
8. 不忘自律	(206)
9. 警惕报复	(208)
10. 体验真诚	(210)